

#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期末報告

中國大陸地方型發展模式的制度性危機～以溫州金融風暴  
為例(第2年)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101-2410-H-263-003-MY2  
執行期間：102年08月01日至103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致理技術學院國際貿易系(科)

計畫主持人：張弘遠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黃莉雯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黃柳諭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林湘昀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吳宗翰

報告附件：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處理方式：

1. 公開資訊：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2. 「本研究」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否
3. 「本報告」是否建議提供政府單位施政參考：否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31 日

中文摘要： 本文對於 2011 年溫州金融風暴的分析當中，我們看到溫州金融風暴之所以會如此嚴重，其背後跟當地產業政策發展導向不明、中央金融轉折過快、廠商社會關係影響借貸信用審查、地方商業資金運用模式改變等制度性因素有著直接關係，其調查過程主要著重在地方政府在金融風暴的過程中是如何處理，廠商在地方政府的回應過程中又是如何看待政策？換言之，我們嘗試觀察溫州地區過去地方政府與廠商的互動模式是否出現了「質變」。

總的來看，溫州金融危機是源自於地方產業升級失利所導致，發展軌跡與政府限制使得溫州無法擁有自身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無論是製造業或服務業皆是如此，於是乎溫州人依循自利動機而進入風險投資項目，此舉也宣告了過往發展模式的終結。

中文關鍵詞： 溫州模式、金融危機、經濟治理

英文摘要： This research was about that we tried to find the reasons of the Wenzhou financial crisis in 2011. What was the cause of the crisis so serious? For example, local policy, central financial, social network of manufacturers as well as business funds. In the process, we emphasized how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and manufactures respond the policy. In other word, we try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 interac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manufacturers have changed in Wenzhou. Overall, Wenzhou financial crisis was derived from the failure of local industry upgrade. The central control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y can't have their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y. Whether manufacturing or services are to be. When people invest some other items with risks, cause the end of the Wenzhou developmental model.

英文關鍵詞： Wenzhou model, financial crisis, economic governance

## 期末報告：「中國大陸地方發展模式的制度性危機——以溫州金融風暴為例」

關鍵字：溫州模式、金融危機、經濟治理

中文摘要：

本文對於 2011 年溫州金融風暴的分析當中，我們看到溫州金融風暴之所以會如此嚴重，其背後跟當地產業政策發展導向不明、中央金融轉折過快、廠商社會關係影響借貸信用審查、地方商業資金運用模式改變等制度性因素有著直接關係，其調查過程主要著重在地方政府在金融風暴的過程中是如何處理，廠商在地方政府的回應過程中又是如何看待政策？換言之，我們嘗試觀察溫州地區過去地方政府與廠商的互動模式是否出現了「質變」。

總的來看，溫州金融危機是源自於地方產業升級失利所導致，發展軌跡與政府限制使得溫州無法擁有自身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無論是製造業或服務業皆是如此，於是乎溫州人依循自利動機而進入風險投資項目，此舉也宣告了過往發展模式的終結。

###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在研究中國社會主義轉型的學術領域中，溫州地區以其獨特的經濟社會及市場開拓之精神而聞名。溫州市位於中國東部沿岸的中央位置，浙江省東南部，下轄三個區、八個縣，面積約 11,700 平方公里。三面環山、一面向海，有近八成的土地都是不適合耕種丘陵地與山地。在傳統農業時代，溫州主要是依靠海陸來和中國的其他城市交流，在歷史上，溫州就是浙江東南和福建北部的貿易中心。中共建政之後，溫州由於地處海峽前線而面臨經濟發展瓶頸，被視為戰地的溫州被規劃為可能的戰區，因此在建設項目或基礎設施等方面一直得不到中共中央的挹注，經濟停滯甚至倒退的現象讓溫州人勇於出外打拼，也讓溫州人的刻苦精神獲得鍛鍊，這些特殊的歷史經歷賦予溫州模式發展的契機。

溫州是中共改革之後最早進行私有化的地區，何以溫州人能夠抗拒黨中央的政策

壓力進而發展「去合作化」？一般的學者以為，主要原因是在於中國大陸的國家基礎行政能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不足，其專制能力雖強，但也不能對於經濟發展使用高壓極權的政策，畢竟「拿大砲打小鳥」的成本太大；其次，溫州地方的發展歷史與地方社會重視人際互動，導致中共中央雖然反對地方的商業行為，但卻在溫州人之間相互包容彼此支持的情況下而抵消了來自於上面的壓力，過往溫州經濟發展曾經幾次面臨到中共中央下達嚴查的指令，但溫州地方的人民與官僚皆會虛與委蛇，設法尋求灰色地帶從寬解讀中央政策。中共中央也深知溫州地區的私有化歷史，但鑑於此地的實屬雞肋之地，並不影響統治全局，故唯有當發展態勢令中央難以容忍，才會透過專制能力派遣工作組到地方進行整頓，但是在整頓過後，毫無例外，溫州的資本主義尾巴必重新生長。

溫州此種獨特的地方歷史與文化脈絡推動了其屢折不屈的私有化過程，促使了溫州小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這個做法引起大陸全國的關注，也讓「溫州模式」的名聲不脛而走，其後，以民營企業為主的「溫州模式」發展良好，與以集體企業為主的「蘇南模式」在中國改革初期成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代名詞。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溫州商人搶進國際市場建構出令人敬佩的商貿成就，然而近年來，隨著溫州產業發展政策的失焦及全球市場需求的下滑，溫州經濟的表現開始不如預期，正當關心溫州的朋友替其未來前景而擔心時，2011年更傳出了「溫州金融風暴」的事件。

所謂的「溫州金融風暴」事件主要是指在2011年3、4月期間，溫州地區許多知名企業由於積欠債款無法清償而導致負責人外逃、自殺，企業被迫停產、倒閉所引發的一連串金融、經濟的危機事件（例如過去知名企業的老闆，知名的眼鏡公司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江南皮革董事長黃鶴等紛紛倒債逃亡），<sup>1</sup>而根據大陸第一財經日報的報導，浙江省2011年前九個月倒閉的企業家數為2.5萬家，這個數字更是超過2008

---

<sup>1</sup> 2011年9月溫州最大的眼鏡商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負債潛逃美國20餘天，被外界認為是引爆溫州危機的開始。

年金融危機時之全年倒閉數目。<sup>2</sup>

企業的倒閉引發了溫州地區債信危機，一時之間連鎖效應產生，失業問題、債務解決問題、勞資糾紛問題等等使得溫州地區的群體性事件頻傳，經濟危機隱然成為社會問題並對政府威信造成傷害，原本以中小企業彈性生產與活力經營而著名的溫州地區，瞬時間成為外界高度關注的地區，而溫州經濟事態的戲劇性發展更讓外界將其列為指標，用以評估中共當局對於大陸中小型出口導向企業的政策立場。

溫州何以如此？何以能夠屢屢成功回應政治壓力開創經濟成長的溫州，如今其經濟活力卻受到如此重創？這是因為溫州人過往勇於承擔投資風險導致投資擴張太快所帶來的傷害？還是溫州炒房等投機性作為的負面影響？抑或存有其他的重要性因素？無論導致此一情況的原因為何，但其的確讓溫州經濟陷於緊張的情勢。

根據相關媒體的報導指出，近年來溫州地區由於民間借貸引發的金融危機而導致許多中小企業主因為資金鏈斷裂而導致企業經營危機。中小企業為溫州經濟之本，所以為了化解此一危機並顯示中共當局對於中小企業的關懷，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財政部長謝旭人等特地前往溫州安撫民心並嘗試提出解決之道。在中央的支持之下，地方政府迅速地出台《關於穩定規範金融秩序促進經濟轉型發展的意見》、《關於當前加大企業幫扶力度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意見》、《稅費新政 17 條》等相關政策來協助溫州經濟，此外更設立了 10 億元人民幣的市區企業應急轉貸專項資金來解決緊急需求的問題。

相關的政策出台，再加上中外媒體的高度關切，使得溫州金融危機得到了控制，然而為何溫州地區會出現如此嚴重的經濟風暴？為何以中小型出口製造業為主的經濟形態沒有能夠躲過這一波的金融風暴？為何重視社會資本的溫州人會出現背信潛逃的事情？這究竟是單一的現象？還是類似地方經濟發展模式共同都會遇到的難題？溫州企業倒閉潮背後的正真原因又是什麼？這些問題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對此則引發作者的好奇。

---

<sup>2</sup> 轉引自「浙企前 9 個月倒 2.5 萬家 比海嘯慘」，*經濟日報*，2011/12/24，<http://udn.com/NEWS/MAINLAND/MAI3/6801719.shtml>。

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是企圖透過經濟治理的角度來進行理解，究竟溫州金融風暴的案例是一個個案？還是類似立足於地方性特質所延伸出來的地方發展模式都在制度中存有類似的「危險因子」？透過分析本次溫州金融風暴發展的起因，筆者擬嘗試從溫州經濟發展的制度安排中去尋找答案。其次，透過溫州模式的分析，進一步瞭解溫州金融風暴是否為單一特殊案例，還是會對中國經濟地方發展模式帶來衝擊。

## 二、文獻回顧與溫州金融風暴

### （一）溫州模式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溫州經濟的快速成長，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以往學者有關溫州經濟發展的探討，大致可分為兩大部份，一是早期從市場商品化經濟、小商品大市場等探究溫州經濟發展的過程。這部份文獻焦點多半著重在溫州經濟的發展模式，認為溫州農村經濟發展的特點可歸納為「以商帶工」的小商品、大市場，「溫州模式」的重要意義在於發展出一個民間自發性且遍及全中國的市場，直接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建立起一個流通網絡。<sup>3</sup>

晚近學者的焦點則轉移到從經濟制度的變遷、經濟轉型、企業制度的改變等角度，討論溫州經濟的發展，或是分析溫州模式發展的困境以及民營企業的發展。此部份文獻包括應用交易成本的概念，分析溫州股份制合作企業的形成，或是從經濟制度與政府角色之間的關係，探討溫州私營經濟的快速發展。<sup>4</sup>另有學者從金融制度、民間借貸的角度，關注溫州民間金融的發展，實為溫州商人資金流轉的重要渠道，<sup>5</sup>這也讓溫州商人彼此之間社會關係連結緊密，同時導致溫州地下金融十分蓬勃。

---

<sup>3</sup> 費孝通，「溫州行」，*瞭望週刊*，第 20-22 期（1986 年）。董輔礪、趙人偉，「溫州農村商品經濟考察與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探索」，*經濟研究*，第 6 期（1986 年 6 月）。張仁壽、李紅，*溫州模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

<sup>4</sup> 馬津龍，「溫州市場經濟與股份合作企業」，*溫州論壇*（1993 年）。劉雅靈，"Reform from Below: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f Wenzhou," *China Quarterly*, No.130 (1992.06), pp.293-316. Kristen, Parris, "Local Initiative and National Reform: The Wenzhou Model of Development," *China Quarterly*, No. 134 (1993). 金祥榮，「多種制度變遷方式並存和漸進轉換的改革道路—溫州模式及浙江改革經驗」，*浙江大學學報*，第 30 卷第 4 期（2000 年）。史晉川等，*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溫州模式研究*（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 年）。

<sup>5</sup> 張軍，「改革後中國農村的非正規金融部門」，*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秋季卷（1997 年）。徐明華，「溫州模式發生與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兼論過渡經濟學相關的幾個問題」，*深圳大學學報*，第 3 期（1999 年 3 月）。

然而，這種民間自發性的經濟發展模式自金融危機爆發後，給溫州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影響，大量中小企業經營困難，是拖累溫州整體經濟增長出現快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對此，當前研究多半認為是因為溫州經濟結構存在缺陷，因為缺乏政府引導，導致溫州中小企業產業技術升級落後，<sup>6</sup>或是中小企業融資缺乏政府協助。<sup>7</sup>但即使溫州市政府出台一連串措施，推出中小企業股權基金融資，放寬中小企業貸款額度與限制，溫州中小企業的發展困境與倒閉問題卻未見緩解。<sup>8</sup>由此可知，引起溫州金融風暴的主因，實非僅單從溫州地方政府角色或是溫州地方融資的角度可以解答。

## （二）溫州金融風暴

溫州向來被視為是中國大陸發展市場經濟相當成功的地區，一直為媒體和研究者所傳揚。然而，被冠以民間資本「晴雨表」的溫州，眼下正經歷著一場罕見的民間金融風暴，中小企業主因經營不善而「跑路」或跳樓的消息頻傳，已形成重大經濟社會事件，迫使中共高層不得不介入處理。

目前對於溫州企業倒閉潮的主要解釋有二：

### 1. 因為全球經濟風暴導致企業經營不善

溫州模式的主要構成是依賴大批具有生產彈性的外向型中小企業，這群中小企業在靈活的生產要素組合與成本控制之下，透過積極的業務銷售來搶占大陸國內外民生用品的市場，然而這類型企業由於缺乏市場紀律與生產規範，再加上規模太小無法進行研發因而也成為整體經濟發展的隱憂，例如在廣州、浙江一帶，相關地方政府在經濟轉型、都市發展規劃的雙重需要下，便欲對相關中小企業進行整頓，展開「騰籠換鳥」的做法，以管理中小企業騰出經營資源來協助經濟轉型，而2008年5月的勞動合同法的驟然實施便是一個重要轉折。

由於多數溫州中小企業生產管理缺乏規範，因此地方政府對於勞動合同法的執行

<sup>6</sup> 何英，「金融危機下溫州模式的困境與轉型路徑」，*現代管理科學*，第8期（2011年8月），頁96-98。

<sup>7</sup> 宗永建，「蘇州、溫州經濟增長模式中政府作用的對比與反思」，*特區經濟*，第9期（2005年9月），頁120-121。何雲月，「政府引導基金之溫州模式研究」，*湖北社會科學*，第10期（2010年10月），頁84-87。

<sup>8</sup> 周政華，「溫州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前景黯淡」，*中國新聞期刊*，2008年8月。

與落實便引發相關企業的高度焦慮，擔心此舉將大幅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再加上 2008 年之前，歐美市場對於大陸產品需求的減少也使得外貿企業營運出現困難，特別是外界對於人民幣升值的要求，更使得如溫州相關出口產業飽受匯率風險而營運不易。

然而正在溫州企業承受「勞動合同法」、「人民幣風險」的雙重壓力下，此時全球經濟局勢出現逆轉，美國次級房貸風暴迅速演變成全球系經濟系統性危機，中國政府為了因應此舉而推出四兆人民幣下鄉的經濟擴張政策，同時為降低失業壓力，開始針對特定企業進行政策貸款。然而溫州企業的規模與類型並不符合政府救助的標準，因而使得該地區的企業必須在前述兩項問題下，再承受「全球經濟衰退」的第三次打擊，進而導致溫州廠商經營陷入絕境，最終在 2011 年隱藏不住而正式爆發，進而導致了目前的溫州金融風暴事件的發爭。

## 2. 大陸金融管制制度影響溫州民間金融的發展與進化

溫州由於在改革之後，透過積極的市場經濟引導，誘發中小企業快速發展，由於價格低廉且生產彈性，故迅速在外貿市場中打開銷路，而溫州人前撲後繼的海外移民，更使得其在極短的時間內擴建出海外銷售的網絡，溫州的成衣、男鞋、眼鏡、打火機等民生產業迅速地發展而財富也快速的累積，然而在企業獲利之後，由於缺乏政策支持，因而除了擴大生產規模之外，並沒有辦法朝中上游產業發展產業關連，這也使得部份企業主開始將資金轉用於資本市場或地產市場進行套利投資。

溫州商人的精明與能幹、重視人脈是溫州經濟早期發展的主要原因，在溫州經濟快速的發展背後也代表了溫州經濟網絡的擴大，這種溫州模式的發展創造出有別於其他地區的經濟成長模式，因而成為外界關注與學習的對象，然而溫州經濟並不是在中共當局扶持下所成長的，反而是在中央三申五令、嚴加看管的情況下成長的一種模式，也正因為如此，溫州模式始終無法得到上級政府高度的支持與肯定，而溫州地方政府則基於政治傳統與社會默契而使得其長期以來採取半自治的經濟管理策略，<sup>9</sup>反

---

<sup>9</sup> 張弘遠，「從失序市場到有序市場：市場秩序重建與中介組織角色-以溫州市鞋革行業協會為例」，中



而是因為在地方政府默許的情況下，溫州商人大膽創新，看準市場契機而主動生產出擊進而在中國總體經濟供給短缺的年代獲得了市場的肯定。<sup>10</sup>

在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改革的年代，各地積極建設的需要提供溫州商人的另外一種發展契機，房地產開發便是其中一例，溫州許多民眾紛紛組成炒房團前往新興都市化的地區進行房地產投資，<sup>11</sup>由於眼光精準與資金槓桿充分運用，溫州商人投資房產，往往轉手之間便能獲得暴利，這也使得溫州地區的資本積累與運用能力快速增加。製造業輸出所累積的貿易盈餘加上投資房地產市場、原物料市場所得之投資盈餘，使得溫州資金槓桿動能十足，此時倘若能夠順勢引導，設法將溫州民間資金轉換角色成為投資銀行或類似金融組織，則地區經濟的發展便能夠在正式金融制度的建構過程中獲得新的活水源頭，除了讓溫州資本有新的出路之外，更能使溫州產業獲得更有效率的資金支撐。然而受限於中共當局金融管制作為，使得溫州民營銀行的發展進程受到嚴重的影響，為了躲避管制，於是許多資本進而轉趨地下金融。

由於溫州人擁有「抱團」的社會習性，一人投資往往會糾合眾人共同參與，如此「溫州資本」遂成為大陸各種市場投資的主力，然而受限於金融市場的不發達，使得溫州資本無法組成投資銀行或金融單位來營運，大量資金往來透過地下金融管道運作，這種地下金融集資、風險市場投機的操作模式於焉成形，各種股權投資公司、民間資本管理服務公司、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典當商行等等組織遂成為溫州地下金融的主角。

當溫州資本透過地下金融管道進行流動與操作時，此時其之影響便逐漸浮現，首先就投資面而言，全中國地區凡是有溫州商人介入的地方就會出現投機炒作的現象；其次，溫州經濟原先賴以維繫的製造業部門由於缺乏資金擴充產能、擴大規模、生產升級，遂使得其製造業近年來的發展與表現不佳（見圖 1），競爭能力正逐漸下滑。

---

國政治學報，第 41 期（2006 年 10 月）。

<sup>10</sup> 劉雅靈, "Reform from Below: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f Wenzhou," *China Quarterly*, No.130 (1992.06), pp.293-316.

<sup>11</sup> 劉雅靈, 「中國都市化過程中新興的『農民收租階級』: 溫州與無錫『城中村』的轉型路徑、集體抗爭與福利政策」, *台灣社會學*, 第 18 期 (2009 年 12 月), 頁 5-41。



圖 1 2001-2010 年溫州市地區生產總值及其增長速度

資料來源：溫州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8 金融風暴使得中共當局針對金融發展進行干預，而此舉壓縮到溫州地下金融的調度空間，在資金鏈斷裂的情況下，許多調度不及的廠商便因而宣告倒閉，進而導致了本次溫州金融危機。

### (三) 溫州金融風暴事件的意義

溫州經濟何以落至如此窘境？整體的原因尚有待探討，然而若就研究者的推想，則其背後成因主要是受到其發展模式中制度缺失所影響，論者以為，大陸如溫州模式此種在改革開放初期快速發展的地方經濟成長模式，多數是在總體經濟供給短缺的情況下，透過具有企業家精神的民營業者發揚市場經濟的理性，解決要素整合與市場開發的問題後，使得在地企業得以擁有高於其他地區廠商的市場競爭優勢。然而，在類似的模式中都是一個特點，那便是地方官員的鼓勵發展心態與民營企業家主動創業的精神，而這兩者的意義也共同指向一個不便言明的意思：降低上級政府的干預與管制。

這種運用地方特別的經濟社會環境所創造出來的發展空間，在過去被學界稱之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地方性」(locality)，形形色色的地方性演化出如溫州模式、蘇南模式、江陰模式、南街模式、諸城模式、大邱莊模式等等許許多多中國經濟發展過渡階段的特色經驗。然而，當時的中共當局為了推動地方發展經濟的企圖心與積極性，因而對於「悖離上級」的類似做法表達寬容，也創造了民營企業帶動中國經濟成長的黃金時代。

然而其後，由於大陸當局進行國營企業改革，為了拯救國營部門，因此將具有重大影響、市場獨占之上中游等相關產業劃分為國營企業經營的主要領域，企圖透過上、中游之國營部門與下游之民營部門進行分工的方式，運用民營部門的市場需求來盤活國營部門，此外，也運用政策誘導及扶持的做法，允許部份產業之民營部門能夠進入中游的產業環節來輔助國營企業之生產不足。這個總體政策的設計與佈局的確將市場利潤成功的轉移至國營企業之手，進而讓大陸經濟從計畫體系成功的轉換至規劃體系。

然而，龐大的國營企業所佔據的產業中上游，其往往決定了下游廠商成本競爭是否具有優勢的關鍵，在供貨不確定、品質不確定的情況下，民營企業飽受原料問題的困擾，這種情況也出現在溫州。當年溫州相關的民生產業對於石化原料的需求逐漸增加，然而中游廠商對於石化原料的供應又未必以溫州市場需要為主，進而壓縮了溫州產業的發展，而當時溫州廠商便曾動念於龍灣區興建石化工業園區，但其後的國際油價波動與中央政府態度消極，進而使得龍灣石化產業的發展不如預期，未能成為地區發展的支柱型產業，也沒有帶動相關供應鏈的整體發展，遂讓溫州製造業經濟的成長模式出現變數。

在手中持有錢，但企業未來方向不明的情況下，許多溫州廠商紛紛展開了多角化的經營，而房產、原物料等市場由於對於資金需求較高、競爭對手有限，這遂引發了溫州老闆的關注，進而出現了合作進行投資或投機的行為。而在當時，由於大陸民眾需求能力覺醒，各地市場的需求快速增加，使得溫州老闆相關投資的結果多數是能以獲

利來了結。當本業不賺錢、外務卻能輕鬆賺錢的情況下，溫州廠商開始轉換經營方向，改以財務操作為主要獲利來源。倘若此時大陸當局能夠開放民營金融制度的創新，允許民間投資公司、民間創投基金等項目的成立，那麼或許溫州可以再次成為引領中國發展的排頭兵，然而現實卻未能如此。

再加上中國上海與深圳股市近年來的表現不佳，倘若溫州人在產業投資的金融項目上無法二次創業，那麼轉將手上資金投入股市應當也是一個合理的選擇，然而中國股市（特別是 A 股）的表現在金融風暴之後，始終是大盤低迷的狀態，資金投入往往是有去無回，於是乎，溫州商人將眼光放到高風險的資金借貸。

為了因應經濟危機，廠商有資金上的需求，但是卻借不到錢，溫州商人手中有錢，但卻不能獲得政府許可以金融公司的方式貸出，結果便產生了地下金融的誕生誘因。溫州人開始操作大筆的資金借貸，溫州地下金融開始快速發展，廠商實際經營的獲利還比不上風險借貸的利息收益，也因此不少的殷實廠商開始設法以生產設備作為資金擔保，轉而投入地下放款的行業之中，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的數據顯示，2010 年下半年溫州民間借貸加權平均利率連續 5 個月上升，其中 11 月為 23.08%，比上個月上升了 0.25 個百分點。同樣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的民間借貸問卷調查顯示，2010 年溫州民間借貸規模約為 800 億元，其中企業民間借款 160 億元、個人民間借款 470 億元、融資仲介借貸 170 億元，從事借貸的融資仲介，主要為從事高利貸的擔保、典當公司等。此外，溫州通過擔保公司的高利貸，融資利息為 1.5 分至 2 分，貸出去的月息至少要 5 分以上，這在近年來溫州乃至全國都是最高的，溫州商人成為中國風險投資領域的探險家。

當溫州模式從外貿製造導向轉換為境內投資導向，此時其發展的模式與意義已與改革初期有所不同，然而檢視其發展的不同階段，受到「國家政策限制」與「市場利潤誘因」的雙重引導，吾人卻又能理解其發生轉變的必然性，換言之，今天溫州模式所遭遇到的嚴重問題，實際上早在其制度運作中便已經埋下了伏筆。更重要的是，從中國地方經濟發展模式來看，溫州模式今天所遭遇到的問題會不會成為明天其他地方

經濟發展模式的「明天」？具有地方政治經濟社會特殊意含的發展模式是否會不約而同地步上「溫州模式」的後塵？

### 三、資本運用錯誤所導致的經濟成長危機

#### (一) 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者的調查發現，本次導致溫州金融風暴的主要制度性因素有二：一為整體發展過程在國家政策的限制下導致了其發展策略無法產生向後聯結效應（backward linkage），相關廠商無法把產業版圖向中上游供應鏈延伸，使得資金脫離生產脈絡而轉向風險投資；二為經濟社會互動過程中，溫州人依附於社會資本所進行的財務運用模式，使得資金風險依循人脈網絡而擴散，且人際關係影響到借貸風險的專業評估。本文認為前者使得溫州製造業無法持續累積製造優勢，而後者則讓溫州人資本運用方式的「社會性」逐漸增強，使得依賴於社會信用的風險控管機制無法有效運作，有限的防火牆也無法同時防禦外部的資金供給緊張與內部違約的信用風險，進而使得溫州經濟陷於重大危機。

#### (二) 田野發現

溫州金融風暴的發生，再度讓溫州民間金融的問題浮上檯面。以往溫州民間借貸的蓬勃發展，是民營企業投資資金的重要來源，加上溫州地方政府自由放任的作為，成為溫州經濟快速發展的兩大特色，研究人員於 2012 年暑假、2013 年初寒假與 2014 年暑假前往溫州田野進行調查，經由訪談之後所獲得之觀點綜整如下：

##### 1. 中央政策規範與溫州資金運用形式

溫州因為快速經濟成長導致其擁有豐沛的投資資本，而綿密的人際網絡也使其獲得強大的資金動員能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倘若能構善加引導使其成為金融資本，則溫州經濟將可以獲得更大的成長動力，然而對於溫州資本轉型為金融資本的機會大門始終沒有開放，例如溫州知名的鞋業生產集團奧康公司，其經營者王振滔於 2004 年

起，便有意將經營觸角導向金融領域，然而直到 2014 年為止，這個期待仍然沒有落實成真。<sup>12</sup>何以溫州廠商會有轉型為金融產業之需要？主要在於其所面臨的內外環境變化，首先當其經營獲利之後，如何處分資金便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作為生產者擴大營運與生產規模自然是最合理的選擇，然而 2003 年、2004 年之間，溫州鞋產業分別在義大利與西班牙遭遇到激烈的抗議事件，<sup>13</sup>全球市場對於中國產品的歧視，使得溫州相關產業開始思考下一步的未來，於是乎轉移產業及分散風險就成為一個替代性的選擇。

過往溫州人透過流通、銷售而轉型成為製造，這是一條比較多的人所選擇的發展策略，然而另外一條由流通、銷售轉型成為資金供給與風險投資的路亦是一條獲利頗豐的策略選擇。許多透過經商致富的溫州人，運用手中資金開始炒作房地產、期貨或是生產要素，其快速獲利的故事成為溫州傳奇的一部分，炒房，海外炒房、炒煤、炒黃金，溫州人藉由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而採取的大膽投資已經成為外界對其之主要印象，也因此這個既存的模式自然也就吸引了上述產業經營者的注意。

不過通常出身於製造業的廠商對於風險的承擔的意願較低，也害怕自己操作風險投資或地下金融會引起政府注意，也因此爭取設立金融機構或準金融機構就成為其目標，也因此在此訪談的過程中我們獲得下列觀點：

*「溫州民間資本十分充裕，普通居民手上有資產可以抵押給銀行進行消費貸款，或是把錢借給擔保公司，再由擔保公司將錢借給企業，也有居民找來擔保公司在欠條上立據做擔保，直接將錢借給企業……但在中國現行金融體制下，中國的貨幣來源還是在體制內，但溫州地區有能力從體制內獲取資金的也是這些擔保公司、典當行等等，這就使得這些擔保公司、典當行成為企業與銀行之間的中介者。」*

也就是說，從銀行或是擔保公司等具有合法操作資金借貸的企業型態，都是溫州資本轉型的合宜選擇，然而成為民營銀行的經營者，這在那時的中國金融環境而言還

---

<sup>12</sup> 「溫州資本嬗變之路：將銀行當做進軍金融突破口」，21 世紀經濟導報，2014 年 6 月 9 日，<http://finance.sina.com/bg/chinamkt/sinacn/20140609/16321051068.html>。

<sup>13</sup> 「西班牙燒鞋事件：溫州鞋走向國際市場的夢與痛」，南方都市報，2004 年 10 月 6 號，[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10/06/content\\_2056635.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10/06/content_2056635.htm)。

屬於難度較高的事情，因此先展開學習的過程，而具體的操作便是開始參股於其他的金融機構，透過 2005 年參與銀行股份認購與農村信用合作社改制等作法，溫州資本開始與金融資本部分連結了起來，而由於當時浙江獲得中央同意開辦「小額信貸公司」的試點，因此有許多公司以此為突破口，成立了小額信貸公司成為金融中介，並期望未來能升等成為民辦銀行。

然而，中共中央的同意卻始終遲遲沒有下文，操作小額信貸公司的獲利有限，公司又無法轉操作大型聯帶或其他金融商品，因而使得公司財務槓桿的運作受到限制。在這樣的情況下，原來在地經濟體系中風險投資的模式便對手中握有資金的企業產生誘因，於是乎許多原先有意轉進金融領域的企業紛紛將資本投入許多投機性質的投資項目之中，其中房地產投資由於具有一定的投資報酬率，具有資本保值性，所以成為當時溫州人首要的投資標的。

## （二）投機性投資與溫州金融風暴

按照道理，投資房地產的風險不高，何以會造成溫州金融風暴？問題是溫州人對於相關投資的資金槓桿是如何運作？倘若是自有資金九成，借貸一成，這種投資方式是十分穩當不太容易有什麼問題，但是倘若是自由資金一成，借貸九成呢？這就是財務槓桿的過度操作。或是利用一地資產進行抵押來獲得貸款之後，然後再立刻將之投資到新的項目之中，但原來用來抵押的資產實際上貸款仍在償還？換言之，溫州人操作類似的財務槓桿是「本少貸多」、「以小博大」，這種操作方式在商品或項目的轉手之間就能創造出大量的利潤。

問題是，既然中共中央知道溫州資金轉投入投機項目的情況嚴重，那麼又怎麼會輕易的讓地方企業向金融機構借到資金？這樣一來不反而會讓投機之風更盛？何以金融機構要這麼做？對於金融機構而言，一旦借出的錢收不回來成為呆帳，勢必將影響銀行營運，甚至會影響銀行行長的升遷，為何銀行等金融機構還願意這麼做？對此，多位受訪者表示：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後，政府為了振興經濟投入四萬億元人民幣，市場資金充足，房價翻一番，溫州貸款總量呈現 30% 以上增長，溫州老闆反而認為金融危機是好事。對於銀行而言，能否達成國家政策目標是銀行行長的重要考核依據，因此當寬鬆貨幣政策實施時，2008 年下半年與 2009 年初的擴大方案，讓銀行有大量的資金，天天打電話要企業來借錢。」

由此可知，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後，中國政府採取的寬鬆貨幣政策，讓銀行主動要求企業來貸款，以便完成上級政策。倘若前來貸款的企業無法提供足夠擔保品，還可以透過金融中介來獲取貸款。此種資金融通方式，對於中小企業而言，雖然可以解決企業想貸款但無法提供抵押時，須透過第三方擔保的難題，解決中小企業在體制內融資的高額徵信費用，但這種雙重中介，其運作模式由以往銀行直接與企業交易的方式轉變為銀行把錢借給擔保公司，再由擔保公司借出給企業，使得企業融資成本提高，當企業資金成本愈高時，將影響企業經營行為變得短期，並傾向從事高風險高報酬的投資項目。一旦企業經營或是投資出現問題時，將會引起企業與擔保公司等中介機構的資金問題。

更重要的是，政府寬鬆貨幣政策運用的結果使得讓許多金融中介公司獲得大量現金，使其有能力延長財務槓桿的運作，擴大其投資的規模，換言之，儘管溫州民間資本眾多，但在 2011 年這場溫州金融風暴中，捲入民間借貸的資金還包括來自銀行的資本，透過第三方中介者的方式，讓銀行把錢投入到這場高風險的金錢遊戲之中。

其結果，瞬時之間金融投機性投資的規模擴大，初期階段讓許多先行入世的投機者獲得暴利，進而吸引了更多的人放款於此，其中資源性項目（煤、稀有金屬）更吸引了溫州商人的注意，<sup>14</sup>溫州資金開始從原先產業資本想要轉型金融資本的這個模式，受到利益驅動而轉換進入風險投資的這個模式之中。

---

<sup>14</sup> 「溫商：西部資源性投資方興未艾」，溫州商報，2013/4/28，<http://www.wzrb.com.cn/article466265show.html>。



### （三）政府調控政策與溫州資金斷鏈

然而，隨著游資過多所引發的通膨壓力，中共當局開始改弦易轍，緊縮銀根並對泡沫經濟實行調控，一下子，所有金融交易受到凍結，資金借貸的難度增加，在這樣的改變下，企業出現資金緊張的情況。企業資金短缺那麼該如何面對銀行債務？當銀行面對企業沒有足夠資金，還不出貸款的情況時，一位受訪者提到：

**「銀行會建議企業到擔保公司借錢還貸款（比如借一個星期），還幫企業把手續都辦好，等到一個星期後銀行再把資金貸款給企業，讓企業可以還錢。」**

除此之外，銀行還會事先要求擔保公司必須有一筆錢存在銀行裡面，等於銀行為自己建立一道防火牆，因此一旦有問題發生時，此種作法確保銀行能夠收回貸款，並不會因此受到波及。

這種作法會帶來兩個影響，第一個影響是把這些小額貸款公司或是貸款擔保公司拉進金融風險之中，因為企業向這些金融中介公司借錢還款，萬一銀行一星期之後突然不願意再進行借貸的話，那麼企業將立刻面臨破產的風險。另外一個影響就是，上述金融中介公司的利息通常較高，也因此當銀行後續貸款不到位時，資金利息的支出就會開始壓得企業喘不過氣，倘若持續惡化，結果就只能兩手一攤宣告破產。

然而遺憾的是，後續的情況的確如此，中央緊縮金融的情況仍然持續，對於泡沫經濟管控的力道很強，使得溫州商人的風險投資無法變現，而借貸資金的利息支出卻持續增加，最後便導致了 2011 年溫州金融風暴的發生。

綜合上述所言，正是因為中國大陸當局持續實施緊縮政策後，銀行面對國家緊縮資金的政策下，紛紛要求企業還錢，企業向擔保公司借錢還貸後，銀行卻不再貸款給企業，由於向擔保公司貸款的利息十分高，最終導致企業資金鏈斷裂，擔保公司也因此受到波及，最後造成企業破產，擔保公司倒閉的情況。

### （四）地方政府對於金融危機的回應

儘管溫州地方政府能夠抵抗中共中央可能侵害地方利益的政策，但在地方治理上，溫州地方政府相較於民間力量而言，一直較為弱勢，能夠使用的資源亦不多。2011年金融風暴發生後，溫州市政府主要是透過國土規劃手段來調整、變更土地用地限制，變更土地性質，讓原本只能蓋廠房的土地，變更後可以蓋住宅，用這方法幫助企業度過危機。其次，溫州地方政府成立救助資金作為轉貸用，即當企業貸款到期但尚有應收帳款未收到時，政府即會從救助基金中提撥資金讓企業先行還款。同時，溫州地方政府亦要求銀行對企業貸款展期、先借後還，企業資產抵押給銀行時要放寬審核標準。

以往溫州地方政府對於地方金融體系並沒有太多的干預力量，溫州金融風暴發生後，據受訪者表示：

**「溫州的25個全國性金融機構與溫州銀行，溫州市委派出25個工作組進駐，限制、監督銀行不能盲目的收回貸款，因為銀行收回貸款不貸就會讓企業資金斷裂。還有擔保公司的融通資金。市政府甚至一度允許擔保公司從事還貸再貸的業務，原本擔保公司不能這麼做。」**

危機治理初期（2011年底）企業還貸情況下還要求銀行簽署續貸承諾書，企業貸款到期後找擔保公司週轉一下，然後期待銀行繼續貸款，不過這也種作法也沒辦法堅持多少時間，因為來自中央的壓力更大，讓銀行無法「網開一面」。所以當時危機會發生，也是因為企業不僅面臨銀行貸款週期，還面臨銀行收回貸款的問題。

然而，當資金斷鏈造成溫州金融風暴之後，其之影響迅速擴大，實質生產體系也宣告停擺，溫州商人運用財務槓桿在外地投資項目無法持續，進而拖累了其他合作廠商，貸款收不到或是已經投入的項目無法收工，於是也跟著遭受重創。

危機擴散的情況驚動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前往視察，中共中央亦出台多項救助政策，要求儘快平息這場風暴，因此儘管地方金融機構初始不願意配合地方政策，但在中央壓力下最後還是妥協。一位受訪者提及：

「2011年溫州金融風暴後，溫州地方政府派工作組至銀行，商業銀行總部也派工作組至銀行。地方政府工作組希望銀行能夠不要逼企業還款，商業銀行工作組則是要求企業還債，兩者之間的方向是相反地，最後是雙方互相角力平衡的情況。」

由此可知，溫州金融風暴發生後，由於事態嚴重，致使向來弱勢的溫州政府，也不得不採取行政手段干預銀行政策。此場金融風暴不但讓溫州以往蓬勃發展的地下金融遭受重大打擊，牽連多家擔保公司、貸款公司、典當行等等，許多民眾亦涉入其中。儘管風暴過後，中國國務院決議在溫州試行金融改革，推動地下金融陽光化、規範化，但由於溫州人過去習慣熟人借貸方式，亦不願意財務公開，因此金融改革推動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後，達成交易的情況很少。對地方政府而言，若非有中共中央政策的支持，以及中國國務院要求儘快平息風波的命令，恐怕溫州地方政府面對這場金融風暴，除了難以拿出資源解決問題之外，亦難以命令地方金融體系配合。

#### 四、結論

從本文對於2011年溫州金融風暴的分析當中，我們看到溫州金融風暴之所以會如此嚴重，其背後跟當地產業政策發展導向不明、中央金融轉折過快、廠商社會關係影響借貸信用審查、地方商業資金運用模式改變等制度性因素有著直接關係。

過往溫州經濟發展賴於其能與中央政策相「對作」，鑽中共中央政策的空門，這種政策「trade off」的結果讓其在社會主義時期仍有讓資本主義發展的空間。溫州外向型經濟使其能透過小商品貿易累積資本，而溫州人行銷全中國的業務能力也使其建立起商品、資金與訊息流通的商情網絡，而溫州人「抱團」的社會性格使其資源整合的高效率，這三者結合讓溫州經濟得以快速發展。

然而，隨著中國大陸與全球經濟整合的程度日趨密切，全球經濟的波動開始影響中國內部經濟的起伏，為了避免受到傷害，中共中央採取了宏觀調控的措施，而這種措施使得各個地方原先賴以發展的特殊條件受到抑制，以溫州為例，原本產業自主發

展的「制度紅利」因為國家市場開放程度增加而減少，領先的產業發展模式卻因為國家政策限制而無法產生向後關聯，累積的資金也因為國家對於金融產業的限制而無法進入金融融資管道。

本文的調查過程主要著重在地方政府在金融風暴的過程中是如何處理，廠商在地方政府的回應過程中又是如何看待政策？換言之，我們嘗試觀察溫州地區過去地方政府與廠商的互動模式是否出現了「質變」。而就觀察的所得，我們發現溫州地方政企互動的方式的確有別於過去。過往，溫州政府採取「無為而治」，地區產業的管理方式則採取市場自治，由行業公會來進行經濟治理，而這的確也讓溫州地區的生產、銷售被規範化。但隨著溫州銷售網路的擴張，廠商外移至省外或境外，溫州政府和行會合作的管理方式已經無法提供規範效果，於是產業發展不規範、部份企業財務操作過度暴露於風險之下，這也讓溫州經濟承擔了過度的危機。

過去溫州模式之所以能夠順利運行，主要是因為地方經濟社會的支持使得地方官員與廠商能夠獲得與中央「周旋」的籌碼與空間，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然而這個「地方性」在中國經濟快速開放與發展後，中國國內的市場結構近乎於「準世界市場」，溫州產業網路分布全國的結果遂讓溫州經濟運行制度的「地方性」受到稀釋，當經濟社會運行依賴人際關係，但經濟範疇擴大而導致人際關係的社會規範、信用考核的交易成本增加，這遂造成制度運行的「道德風險」，而這個「道德風險」也正式構成了本次金融風暴的主要原因之一。

受到金融風暴的連累，原先溫州模式中的社會支撐基礎，如人際信用、社會資本與溫州人的情感認同等等，在這次金融風暴中受到了衝擊，許多人因此而信用破產並失去了原先其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然而另外一方面新的社會資本網絡也隨之建立，在危機之中有部份企業相互支援形成資金支援系統，在渡過難關之後反而互動更為密切，形成新的合作模式，而且由於許多產業在金融風暴中「出局」，反而讓存活下來的企業擁有更好的市場空間。

而原先溫州商會為主導的行業規範體系在本次金融風暴之中也發揮了若干作

用，協助企業獲得資源，並在政府救市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引導角色。過往許多中大型企業對於商會的態度較為疏離，雖然參與並繳納會費，但相關經營作為仍以自身企業的利益為主，對於其他同業的需要不甚關切，但如今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受訪者皆認為與商會維持一個密切的關係將有助於自身企業的營運行為，尤其是在同業信用等資訊獲得的方面。

這次溫州金融危機的發生，表面上來看這是因為地方性經濟轉型失敗導致資金風險運用所致，特別是如溫州地區過往運用人際網絡整合投資的做法，更讓危機傳遞失去了防火牆的控制。但深入調研以後，卻發現溫州經濟轉型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政府對於相關產業的准入條件的控制。溫州民生產業、輕工業的快速發展使其對於資本密集型產業（如石化、機械）的需求開始增加，這些資本密集型的產業需要更多的融資，但若銀行貸款服務不夠周全，或是對於中小企業的態度不夠友善，那麼就會導致企業升級面臨資源不足的情況，而這是整個溫州金融風暴的產生背景。

由於手上資本不足以支撐產業升級或跨入資本密集型產業，但生意夥伴或人際網絡卻不斷傳來風險項目投資獲利、炒房獲利的訊息，這時候就會影響企業主的經營決策，一但將手中資本轉入風險資本，便陷入了「投機→獲利→再投機」的循環之中，導致財務槓桿越做越大。

倘若不願意投機，而想轉入金融服務業，透過自身擁有產業與金融的方式來強化經營優勢呢？但自研究中我們發現，由於中共當局遲遲不願開放地方性金融機構或民營銀行的政策，讓這群想要轉投資之企業家只能選擇若干地方性金融中介的角色來扮演，政府約束了地方經濟發展可以選擇的軌跡。

從商品經濟到風險經濟，從商品製造到要素買賣，從金融服務業到財務槓桿運作，這三個演變是溫州金融風暴產生的主要背景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國市場快速發展所帶來龐大利潤加速了這個轉變的現象。當產業無法獲得政府與銀行的支持下，被自利動機與社群關係引導而轉入快速獲利的軌道時，原先溫州產業經濟的形態就不再是過去的「溫州經濟」。

溫州金融危機的啟示是：

- (一) 中國大陸的地方型經濟發展模式在經歷三十多年的發展之後，原先的運作空間逐漸被政府所吸納，當原先的輕工業或商品經濟想要持續升級發展時，往往會面臨到政府對於市場交易主導或是產業發展規劃的限制，這個限制不是一般民營經濟廠商可以任意挑戰的領域。
- (二) 地方經濟成長面臨後面競爭者的追趕自有其向源頭產業延伸發展的需要，倘若政府不給予規劃及資源，任由地方產業或部會自行決定，則投資過程中所出現的比較利益選擇（究竟哪個產業是作為主要發展的下一階段產業）或是機會成本考量（資金轉移他用可能的獲利）就會引發許多爭議，進而無法成事。

總的來看，溫州金融危機是源自於地方產業升級失利所導致，發展軌跡與政府限制使得溫州無法擁有自身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無論是製造業或服務業皆是如此，於是乎溫州人依循自利動機而進入風險投資項目，此舉也宣告了過往發展模式的終結。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溫州雖然受到重創，但是過往經濟體系所留下來的運作制度如商會制度、對於世界市場的理解能力、全球流通系統的掌握等若干基礎仍在，或許這些經過考驗後的優勢會成為下一個溫州經濟發展的起點，不過與前次不同之處將會是，這個起點已然被納入國家整體市場的發展脈絡之中。

## 參考文獻

「浙企前 9 個月倒 2.5 萬家 比海嘯慘」，*經濟日報*，2011/12/24，

<http://udn.com/NEWS/MAINLAND/MAI3/6801719.shtml>。

Parris, Kristen, "Local Initiative and National Reform: The Wenzhou Model of Development," *China Quarterly*, No. 134 (1993).

史晉川等，*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溫州模式研究*（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 年）。

何英，「金融危機下溫州模式的困境與轉型路徑」，*現代管理科學*，第 8 期（2011 年 8 月），頁 96-98。

何雲月，「政府引導基金之溫州模式研究」，*湖北社會科學*，第 10 期（2010 年 10 月），頁 84-87。

周政華，「溫州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前景黯淡」，*中國新聞期刊*，2008 年 8 月。

宗永建，「蘇州、溫州經濟增長模式中政府作用的對比與反思」，*特區經濟*，第 9 期（2005 年 9 月），頁 120-121。

金祥榮，「多種制度變遷方式並存和漸進轉換的改革道路—溫州模式及浙江改革經驗」，*浙江大學學報*，第 30 卷第 4 期（2000 年）。

徐明華，「溫州模式發生與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兼論過渡經濟學相關的幾個問題」，*深圳大學學報*，第 3 期（1999 年 3 月）。

馬津龍，「溫州市場經濟與股份合作企業」，*溫州論壇*（1993 年）。

張仁壽、李紅，*溫州模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

張弘遠，「從失序市場到有序市場：市場秩序重建與中介組織角色-以溫州市鞋革行業協會為例」，*中國政治學報*，第 41 期（2006 年 10 月）。

張軍，「改革後中國農村的非正規金融部門」，*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秋季卷（1997 年）。

費孝通，「溫州行」，*瞭望週刊*，第 20-22 期（1986 年）。

董輔初、趙人偉，「溫州農村商品經濟考察與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探索」，*經濟研究*，第 6 期（1986 年 6 月）。

劉雅靈，"Reform from Below: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f Wenzhou," *China Quarterly*, No.130 (1992.06) , pp. 293-316.

劉雅靈，「中國都市化過程中新興的『農民收租階級』：溫州與無錫『城中村』的轉型路徑、集體抗爭與福利政策」，*台灣社會學*，第 18 期（2009 年 12 月），頁 1-41。



## 田野報告：溫州金融改革的成效評估

2011年溫州金融風暴隨著中國政府實施緊縮政策，包括緊縮銀根、房地產調控等手段之後遂爆發出來，整個溫州的資金鏈從銀行端開始出現斷裂，並波及到溫州過去民營經濟習以為常的借貸方式都受到嚴重波及，不斷發生企業負責人「落跑」的「溫跑跑」現象，讓各界對長久以來中國地方經濟發展的「溫州模式」產生質疑，進一步思索溫州所代表的「地方性」是否將逐漸消失。

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形式已從高速增長緩步轉換至中高速增長，需要進一步的經濟增長關鍵在於如何從民間投資的激勵與發展區域經濟帶等戰略中取得優勢。在溫州民間借貸金額約有800-1000億人民幣之譜，如何在龐大的地下資金運行中建立管理制度，恐為溫州與其他地方顯著不同之處。而金融風暴帶給溫州的最大難題便在於「兩多兩難-中小企業多，融資難；民間資金多，投資難」的矛盾情境。

溫州金融風暴出現後，中國政府亟欲思索如何針對溫州之地區性經濟蓬勃發展之處尋求改善之道，遂於2012年3月核准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研究溫州地區開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以引導民間融資規範發展，提高金融協助實體經濟發展的能力。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點代表中國希望朝向金融體系改革，以化解民間金融風險、拓寬國內投資管道為主要目標。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也明確指出，透過溫州的試點，要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暢通民間投資管道，改善小微企業和「三農」金融服務，拓寬企業融資管道。

## 實體經濟空心化的深層影響

近年來，溫州在原材料和用工成本逐年上漲、人民幣升值、中小企業金融支持薄弱等因素綜合作用下，企業利潤被一再壓縮。與此同時，伴隨著全中國接近瘋狂的房價飆漲態勢，受資本逐利驅動，自 2003 年起，許多以製造業為主體的溫州企業開始逐步脫離傳統實業，轉向投資房地產、資源投機、金融借貸等領域。2010 年初，為應對危機後的通脹問題，中國再次推行「貨幣緊縮」政策，市場資金面開始趨緊；2010 年 9 月新一輪房地產巨集觀調控政策嚴厲出台，房地產市場交易迅速萎縮，企業資金回攏壓力增大。在市場供需關係和傳統路徑依賴的共同作用下，民間借貸成為溫企融資的重要來源，其利率水平迅速拉升，至 2011 年 9 月達到高峰，平均為 25-35%，短期利息甚至超過 60%。

溫州的工業化進程主要由民間資本驅動，產業主要集中分佈在那些投資回收期較短、風險相對較小、投資進入門檻較低且技術水平低的傳統加工製造業，整個地區產業同質化現象比較嚴重。早在 2003 年，溫州市人民銀行調查顯示，溫州企業家對實體經濟擴大再生產產生了嚴重信心不足。2008 年金融危機後，隨著國際市場萎縮和企業利潤壓縮，企業家做實業的信心進一步動搖，企業景氣指數和企業家信心指數呈現回落態勢，2011 年分別為 116.4 和 117.9，較 2010 年分別回落 13.8 和 15.8 個百分點。在房地產、金融借貸市場等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帶來的高利潤、高回報誘惑下，有些企業甚至將以實體為平臺獲得的融資投入虛擬領域，或者集中於炒房、炒股、炒資源，或者進入高利貸、私募基金、資本運作

等領域。企業家信心不足、投入不足，企業缺乏自主創新動力，溫州經濟整體轉型升級後勁乏力。

近年來溫州整體投資環境不佳，政府服務落後、人才引進政策滯後、生活成本高、科技力量不足等現象並沒有得到有效改善。在投資環境不佳產生的「推力」效應和廣東、上海以及東北、西部等地區通過土地、稅收、服務等優惠政策產生「引力效應」雙重作用下，企業外遷、要素資源流失現象嚴重。據統計，2006年至2010年，溫州本土的工業投資1300億元，但溫州資本在全國各地的實業投資達3000億元，設立工廠數達到3.5萬家，涉及行業包括低壓電器、眼鏡、針織、服裝、燈具等，而且這些企業中不乏規模以上企業，如2010年溫州超10億元企業有50家落戶上海，本土則只有33家。企業外遷不僅導致資本、人才、技術等要素的流失，也對地方經濟總量和稅收增長產生直接影響。

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為了獲得融資，企業之間不得不依靠互相擔保借債，導致債務鏈風險加大。民間借貸風波爆發後，實體空心化問題進一步暴露，企業信用遭遇空前危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民間資金不再願意進入實體領域。由於銀行貸款抵押物要求高、審批嚴格，中小企業可以從銀行系統借貸的資金有限，因此民間借貸在溫州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對於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幫助中小企業臨時資金周轉發揮重要作用。民間資本的抽離對於原來經營困難的中小企業無疑是雪上加霜。第二，溫州企業信用受損，生存環境惡化。以服裝行業為例，危機前服裝行業內業務往來賒賬是慣例，但現在原材料商、貼

牌製造商等開始要求溫州服企現金交易，甚至已經出現故意壓貨、不見資金不發貨的景況。這種現象在溫州各個行業都相當普遍，據溫州市中小企業協會調查，危機爆發後約有 89.3% 的企業受到合作企業的違約困擾。

### 民間資金合法性與合理配置為重點

面對溫州金融改革的主要研究思路，首先應從如何將溫州民間資金合法性的角度著手。過去溫州民間資本雄厚，企業間經常透過體制外金融的方式，特別如親朋好友間的短期借貸作為周轉的重要管道，也因此擔保公司、典當行甚至地下金融機構便應運而生，在這樣的非正式體制下，「個人信用」便是最重要的「擔保品」。特別是溫州以中小企業為發展主體，其資金規模不大，常藉由擔保公司與銀行之間的資金流通作為周轉槓桿，雖然方便、快速，卻也承擔著高融資利息的風險。在地下金融風氣盛行的溫州，金融改革的主要亮點之一，便在於如何使民間借貸得以「陽光化」、「合法化」。

循著這樣的思路，浙江省銀監局和溫州市政府在 2013 年 7 月分別就支援溫州實體經濟提出十項措施，包括：客觀評估規模以上企業金融風險情況，儘快出臺企業分類幫扶名單；創新市場化處置方式，加強與省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和民間資本管理公司的合作，提高不良貸款處置效率；推行臨時解封、房地產順位抵押工作機制，為企業轉貸創造條件；探索成立國有擔保公司；出臺《關於進一步處置化解風險企業擔保鏈問題的若干意見》，完善金融債權差異化司法處置工作

機制與途徑；強化司法打擊處置力度，設立破產專項資金，加大對惡意逃廢債務的制裁力度，重建社會信用體系等。

其中特別在重整民間資金工作部分，提出許多相對應的政策，包括設置民間管理部門公司，率先開展私募債業務；設置民間借貸服務中心並編制「溫州指數」，率先發佈區域性民間融資綜合利率指數；創設「幸福股份」，發行小額貸款公司定向債；出臺首部地方性金融法規，啟用地方金融組織非現場監管系統；成立首個地級市徵信分中心，發行首單地級市保障房非公開定向債等項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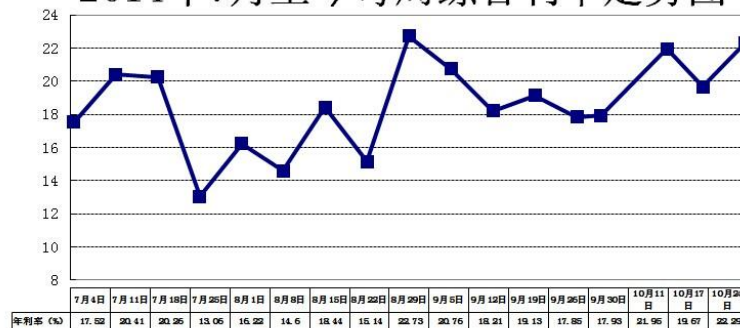
而針對民間融資管理的部分，更於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實施細則》與其母法《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法案通過當天即有鹿城、蒼南、永嘉等地積極提出，其中鹿城 29 筆，備案金額 4906.95 萬元；蒼南 23 筆，備案金額 3977 萬元；永嘉 21 筆，備案金額 4490 萬元。

一位受訪者的說法可說明此法規出台的重要性，其認為：

「溫州的民營經濟始終存在「融資難」的問題。因此，這次細則的出臺有其「迫切性」和市場需求，對於完善民間經濟體系，彌補融資缺位有很大的貢獻，不過更重要的事，此舉使民間貸款服務合法性提升，名正言順地進入「金融殿堂」。此外，條例裡的「定向債券融資和定向集合資金」是關於企業融資的重要規定，有別於目前市場上的公司債、企業債、中小企業私募債等傳統債券融資，是一種全新的融資方式。且民間借貸經過登記備案，可完善「徵信系統」。當所有的業務資訊都進入了「資訊系統」，對於資訊的透明化可望有很大助益。」

為提供民間資金借貸的需求，溫州在蒼南、平陽、樂清、瑞安、永嘉、文成等地設置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根據中心的統計，至 2014 年 3 月為止，民間借貸人在登記服務中心登記借入、借出需求總額超 94.41 億元，成交額 33.68 億元，借貸成功率為 35.86%。下列各圖則為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重要的利率表現：

溫州民間借貸服務中心  
2014年7月至今每周综合利率走势图



指数计算说明：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发布的利率是以中心每周登记备案的业务数据为依据，经加权平均后计算的平均值。

資料來源：溫州民間借貸服務網

<http://www.wzmjddj.com/news/bencandy.php?fid=97&id=1788>

其次，民間資金合理配置也是觀察重點之一。過去溫州以中小實體企業為主，其發展的產業多半在中低階的製造業，藉由出口轉壞經濟發展成本，加上人際網絡的支持，從而賺取大量的利潤。但溫州經濟發展型態在不受中國政府的青睞之下，遂逐漸轉向以金融為主體的投資、借貸以及房地產炒作為主要流向，直接壓縮了實體經濟發展的空間，也造成前述「實體經濟空心化」的現象。

溫州房地產開發規模自 1998 年以來迅速增長，投資投機氛圍濃郁，溫州「炒

房團」開始在全國主要城市投資置業。而溫州「炒房團」資金支撐就是極其活躍的民間借貸。據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 2011 年 7 月份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溫州 89% 的家庭個人和 59.67% 的企業參與其中，規模高達 1100 億元；大約 40% 的民間借貸資金沒有進入生產領域。同時，溫州民間借貸資金對金融槓桿的靈活運用，刺激了全民炒房熱情。2011 年年初，本屬三線城市的溫州房價就已經超越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蘊涵了巨大的價格泡沫。如此一來，房價事實上就成為錯綜複雜民間借貸、企業互保鏈條、銀行信貸行為相互交織的風暴眼。但在全民炒房和民間借貸的狂歡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巨大風險正逐步釋放。

這樣的景象，一位受訪者談到：

「溫州沒有人不炒房的，多數從實體經濟中賺到錢的將資金投入到房地產市場，沒有資金的就向銀行借錢，其從中賺取的利潤絕對比利息風險來得好，不過從金融風暴以來，溫州的房價逐漸下跌，目前很多樓盤都是腰斬的價格。」

房地產業「綁架」實體經濟的現象致使溫州製造業轉型升級進展緩慢，轉而熱衷於全民炒房，實際上也是過去幾年中國經濟運行的一個縮影。溫州房地產泡沫破滅，目前房價較最高時已經下跌 50%，並引發了信用危機、企業經營危機，值得其他地方政府高度警醒。

### **實體經濟模式面臨轉型需求**

在實體經濟面臨資金抽離、虛擬經濟介入的情形之下，溫州低端化的區域產

業結構遭遇發展瓶頸，長久以往倚賴的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為主的低技術經濟結構，面臨到 2011 年以後生態環境保護、智慧產權保護、勞動者權益保護工作等「三保」倒逼機制，加上近年來溫州市政府大力掃蕩違章建築，客觀上使外來流動人口和部分小微企業的喘息空間大幅壓縮。而浙江省 2013 年以來大力推動「機器換人」的產業升級政策，更造成溫州產業面臨巨大考驗。

其次，在網路經濟市場異軍突起之際，溫州商人所擅長的創辦有形市場的傳統經營模式也遭受巨大挑戰。據統計，溫州 2013 年的網路零售額的增長率達到 108.3%，而作為網路市場服務配套的流通產業，特別是快遞服務企業的資產增加，在 2013 年也達 33.1%，不管在從業人員、營業收入、營業利潤等，都較前一年平均增長 20% 以上，顯見實體經濟在網路市場興起之後所遭受的衝擊。

這將使得溫州政府必須在產業政策上做出適當的調整與思考，特別是產業政策階段演變的思維與判斷，都需要更為精細的判准。

### **民營銀行的核准設立**

在中國整體金融改革的重點項目中，民營銀行向來是受到高度關注的環節。而溫州作為金融改革試驗區，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2014 年 7 月批准了在溫州設立民營銀行的申請，最遲可望在 2015 年的 4 月以前完成籌建工作。作為首批民營銀行之一的「溫州民商銀行」，由正泰集團以及華峰集團分占 29% 及 20% 的股份，籌建完成後以小微企業、個體戶以及社區居民為服務對象。溫州民



商銀行的註冊資本為 20 億人民幣，除正泰、華峰以外，亦將向其他民營企業募集資金。對於溫州，甚至中國而言，民營銀行的核准是對於行政體制壟斷的突破，並具備重要的改革意涵。

不過民營銀行是否真的能發揮作用，目前尚未能得知，但目前仍以國有銀行為主導的競爭型態來看，即使外資銀行都不見得佔得到便宜，更何況資本額、市佔率都遠遠不及這些先行者的民營銀行。此外，民營銀行均為民間企業所募集資金設立，面對的服務對象為小微企業或個體戶，在追求銀行利潤的目標之下，是否能真正提供服務對象所需的服務，也是令人存疑的地方。特別是在中國金融體制也尚未有重點改革突破的情形之下，恐怕民營銀行所存在的象徵意義會比實質意義大得多。

## 田野報告：溫州金融改革的成效評估

2011年溫州金融風暴隨著中國政府實施緊縮政策，包括緊縮銀根、房地產調控等手段之後遂爆發出來，整個溫州的資金鏈從銀行端開始出現斷裂，並波及到溫州過去民營經濟習以為常的借貸方式都受到嚴重波及，不斷發生企業負責人「落跑」的「溫跑跑」現象，讓各界對長久以來中國地方經濟發展的「溫州模式」產生質疑，進一步思索溫州所代表的「地方性」是否將逐漸消失。

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形式已從高速增長緩步轉換至中高速增長，需要進一步的經濟增長關鍵在於如何從民間投資的激勵與發展區域經濟帶等戰略中取得優勢。在溫州民間借貸金額約有800-1000億人民幣之譜，如何在龐大的地下資金運行中建立管理制度，恐為溫州與其他地方顯著不同之處。而金融風暴帶給溫州的最大難題便在於「兩多兩難-中小企業多，融資難；民間資金多，投資難」的矛盾情境。

溫州金融風暴出現後，中國政府亟欲思索如何針對溫州之地區性經濟蓬勃發展之處尋求改善之道，遂於2012年3月核准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研究溫州地區開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以引導民間融資規範發展，提高金融協助實體經濟發展的能力。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點代表中國希望朝向金融體系改革，以化解民間金融風險、拓寬國內投資管道為主要目標。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也明確指出，透過溫州的試點，要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暢通民間投資管道，改善小微企業和「三農」金融服務，拓寬企業融資管道。

## 實體經濟空心化的深層影響

近年來，溫州在原材料和用工成本逐年上漲、人民幣升值、中小企業金融支持薄弱等因素綜合作用下，企業利潤被一再壓縮。與此同時，伴隨著全中國接近瘋狂的房價飆漲態勢，受資本逐利驅動，自 2003 年起，許多以製造業為主體的溫州企業開始逐步脫離傳統實業，轉向投資房地產、資源投機、金融借貸等領域。2010 年初，為應對危機後的通脹問題，中國再次推行「貨幣緊縮」政策，市場資金面開始趨緊；2010 年 9 月新一輪房地產巨集觀調控政策嚴厲出台，房地產市場交易迅速萎縮，企業資金回攏壓力增大。在市場供需關係和傳統路徑依賴的共同作用下，民間借貸成為溫企融資的重要來源，其利率水平迅速拉升，至 2011 年 9 月達到高峰，平均為 25-35%，短期利息甚至超過 60%。

溫州的工業化進程主要由民間資本驅動，產業主要集中分佈在那些投資回收期較短、風險相對較小、投資進入門檻較低且技術水平低的傳統加工製造業，整個地區產業同質化現象比較嚴重。早在 2003 年，溫州市人民銀行調查顯示，溫州企業家對實體經濟擴大再生產產生了嚴重信心不足。2008 年金融危機後，隨著國際市場萎縮和企業利潤壓縮，企業家做實業的信心進一步動搖，企業景氣指數和企業家信心指數呈現回落態勢，2011 年分別為 116.4 和 117.9，較 2010 年分別回落 13.8 和 15.8 個百分點。在房地產、金融借貸市場等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帶來的高利潤、高回報誘惑下，有些企業甚至將以實體為平臺獲得的融資投入虛擬領域，或者集中於炒房、炒股、炒資源，或者進入高利貸、私募基金、資本運作

等領域。企業家信心不足、投入不足，企業缺乏自主創新動力，溫州經濟整體轉型升級後勁乏力。

近年來溫州整體投資環境不佳，政府服務落後、人才引進政策滯後、生活成本高、科技力量不足等現象並沒有得到有效改善。在投資環境不佳產生的「推力」效應和廣東、上海以及東北、西部等地區通過土地、稅收、服務等優惠政策產生「引力效應」雙重作用下，企業外遷、要素資源流失現象嚴重。據統計，2006年至2010年，溫州本土的工業投資1300億元，但溫州資本在全國各地的實業投資達3000億元，設立工廠數達到3.5萬家，涉及行業包括低壓電器、眼鏡、針織、服裝、燈具等，而且這些企業中不乏規模以上企業，如2010年溫州超10億元企業有50家落戶上海，本土則只有33家。企業外遷不僅導致資本、人才、技術等要素的流失，也對地方經濟總量和稅收增長產生直接影響。

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為了獲得融資，企業之間不得不依靠互相擔保借債，導致債務鏈風險加大。民間借貸風波爆發後，實體空心化問題進一步暴露，企業信用遭遇空前危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民間資金不再願意進入實體領域。由於銀行貸款抵押物要求高、審批嚴格，中小企業可以從銀行系統借貸的資金有限，因此民間借貸在溫州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對於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幫助中小企業臨時資金周轉發揮重要作用。民間資本的抽離對於原來經營困難的中小企業無疑是雪上加霜。第二，溫州企業信用受損，生存環境惡化。以服裝行業為例，危機前服裝行業內業務往來賒賬是慣例，但現在原材料商、貼

牌製造商等開始要求溫州服企現金交易，甚至已經出現故意壓貨、不見資金不發貨的景況。這種現象在溫州各個行業都相當普遍，據溫州市中小企業協會調查，危機爆發後約有 89.3% 的企業受到合作企業的違約困擾。

### 民間資金合法性與合理配置為重點

面對溫州金融改革的主要研究思路，首先應從如何將溫州民間資金合法性的角度著手。過去溫州民間資本雄厚，企業間經常透過體制外金融的方式，特別如親朋好友間的短期借貸作為周轉的重要管道，也因此擔保公司、典當行甚至地下金融機構便應運而生，在這樣的非正式體制下，「個人信用」便是最重要的「擔保品」。特別是溫州以中小企業為發展主體，其資金規模不大，常藉由擔保公司與銀行之間的資金流通作為周轉槓桿，雖然方便、快速，卻也承擔著高融資利息的風險。在地下金融風氣盛行的溫州，金融改革的主要亮點之一，便在如何使民間借貸得以「陽光化」、「合法化」。

循著這樣的思路，浙江省銀監局和溫州市政府在 2013 年 7 月分別就支援溫州實體經濟提出十項措施，包括：客觀評估規模以上企業金融風險情況，儘快出臺企業分類幫扶名單；創新市場化處置方式，加強與省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和民間資本管理公司的合作，提高不良貸款處置效率；推行臨時解封、房地產順位抵押工作機制，為企業轉貸創造條件；探索成立國有擔保公司；出臺《關於進一步處置化解風險企業擔保鏈問題的若干意見》，完善金融債權差異化司法處置工作

機制與途徑；強化司法打擊處置力度，設立破產專項資金，加大對惡意逃廢債務的制裁力度，重建社會信用體系等。

其中特別在重整民間資金工作部分，提出許多相對應的政策，包括設置民間管理部門公司，率先開展私募債業務；設置民間借貸服務中心並編制「溫州指數」，率先發佈區域性民間融資綜合利率指數；創設「幸福股份」，發行小額貸款公司定向債；出臺首部地方性金融法規，啟用地方金融組織非現場監管系統；成立首個地級市徵信分中心，發行首單地級市保障房非公開定向債等項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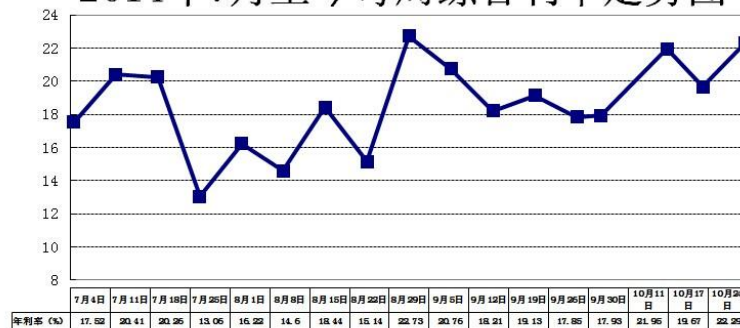
而針對民間融資管理的部分，更於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實施細則》與其母法《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法案通過當天即有鹿城、蒼南、永嘉等地積極提出，其中鹿城 29 筆，備案金額 4906.95 萬元；蒼南 23 筆，備案金額 3977 萬元；永嘉 21 筆，備案金額 4490 萬元。

一位受訪者的說法可說明此法規出台的重要性，其認為：

「溫州的民營經濟始終存在「融資難」的問題。因此，這次細則的出臺有其「迫切性」和市場需求，對於完善民間經濟體系，彌補融資缺位有很大的貢獻，不過更重要的事，此舉使民間貸款服務合法性提升，名正言順地進入「金融殿堂」。此外，條例裡的「定向債券融資和定向集合資金」是關於企業融資的重要規定，有別於目前市場上的公司債、企業債、中小企業私募債等傳統債券融資，是一種全新的融資方式。且民間借貸經過登記備案，可完善「徵信系統」。當所有的業務資訊都進入了「資訊系統」，對於資訊的透明化可望有很大助益。」

為提供民間資金借貸的需求，溫州在蒼南、平陽、樂清、瑞安、永嘉、文成等地設置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根據中心的統計，至 2014 年 3 月為止，民間借貸人在登記服務中心登記借入、借出需求總額超 94.41 億元，成交額 33.68 億元，借貸成功率為 35.86%。下列各圖則為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重要的利率表現：

溫州民間借貸服務中心  
2014年7月至今每周综合利率走势图



指数计算说明：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发布的利率是以中心每周登记备案的业务数据为依据，经加权平均后计算的平均值。

資料來源：溫州民間借貸服務網

<http://www.wzmjddj.com/news/bencandy.php?fid=97&id=1788>

其次，民間資金合理配置也是觀察重點之一。過去溫州以中小實體企業為主，其發展的產業多半在中低階的製造業，藉由出口轉壞經濟發展成本，加上人際網絡的支持，從而賺取大量的利潤。但溫州經濟發展型態在不受中國政府的青睞之下，遂逐漸轉向以金融為主體的投資、借貸以及房地產炒作為主要流向，直接壓縮了實體經濟發展的空間，也造成前述「實體經濟空心化」的現象。

溫州房地產開發規模自 1998 年以來迅速增長，投資投機氛圍濃郁，溫州「炒

房團」開始在全國主要城市投資置業。而溫州「炒房團」資金支撐就是極其活躍的民間借貸。據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 2011 年 7 月份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溫州 89% 的家庭個人和 59.67% 的企業參與其中，規模高達 1100 億元；大約 40% 的民間借貸資金沒有進入生產領域。同時，溫州民間借貸資金對金融槓桿的靈活運用，刺激了全民炒房熱情。2011 年年初，本屬三線城市的溫州房價就已經超越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蘊涵了巨大的價格泡沫。如此一來，房價事實上就成為錯綜複雜民間借貸、企業互保鏈條、銀行信貸行為相互交織的風暴眼。但在全民炒房和民間借貸的狂歡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巨大風險正逐步釋放。

這樣的景象，一位受訪者談到：

「溫州沒有人不炒房的，多數從實體經濟中賺到錢的將資金投入到房地產市場，沒有資金的就向銀行借錢，其從中賺取的利潤絕對比利息風險來得好，不過從金融風暴以來，溫州的房價逐漸下跌，目前很多樓盤都是腰斬的價格。」

房地產業「綁架」實體經濟的現象致使溫州製造業轉型升級進展緩慢，轉而熱衷於全民炒房，實際上也是過去幾年中國經濟運行的一個縮影。溫州房地產泡沫破滅，目前房價較最高時已經下跌 50%，並引發了信用危機、企業經營危機，值得其他地方政府高度警醒。

### **實體經濟模式面臨轉型需求**

在實體經濟面臨資金抽離、虛擬經濟介入的情形之下，溫州低端化的區域產



業結構遭遇發展瓶頸，長久以往倚賴的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為主的低技術經濟結構，面臨到 2011 年以後生態環境保護、智慧產權保護、勞動者權益保護工作等「三保」倒逼機制，加上近年來溫州市政府大力掃蕩違章建築，客觀上使外來流動人口和部分小微企業的喘息空間大幅壓縮。而浙江省 2013 年以來大力推動「機器換人」的產業升級政策，更造成溫州產業面臨巨大考驗。

其次，在網路經濟市場異軍突起之際，溫州商人所擅長的創辦有形市場的傳統經營模式也遭受巨大挑戰。據統計，溫州 2013 年的網路零售額的增長率達到 108.3%，而作為網路市場服務配套的流通產業，特別是快遞服務企業的資產增加，在 2013 年也達 33.1%，不管在從業人員、營業收入、營業利潤等，都較前一年平均增長 20% 以上，顯見實體經濟在網路市場興起之後所遭受的衝擊。

這將使得溫州政府必須在產業政策上做出適當的調整與思考，特別是產業政策階段演變的思維與判斷，都需要更為精細的判准。

### **民營銀行的核准設立**

在中國整體金融改革的重點項目中，民營銀行向來是受到高度關注的環節。而溫州作為金融改革試驗區，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2014 年 7 月批准了在溫州設立民營銀行的申請，最遲可望在 2015 年的 4 月以前完成籌建工作。作為首批民營銀行之一的「溫州民商銀行」，由正泰集團以及華峰集團分占 29% 及 20% 的股份，籌建完成後以小微企業、個體戶以及社區居民為服務對象。溫州民

商銀行的註冊資本為 20 億人民幣，除正泰、華峰以外，亦將向其他民營企業募集資金。對於溫州，甚至中國而言，民營銀行的核准是對於行政體制壟斷的突破，並具備重要的改革意涵。

不過民營銀行是否真的能發揮作用，目前尚未能得知，但目前仍以國有銀行為主導的競爭型態來看，即使外資銀行都不見得佔得到便宜，更何況資本額、市佔率都遠遠不及這些先行者的民營銀行。此外，民營銀行均為民間企業所募集資金設立，面對的服務對象為小微企業或個體戶，在追求銀行利潤的目標之下，是否能真正提供服務對象所需的服務，也是令人存疑的地方。特別是在中國金融體制也尚未有重點改革突破的情形之下，恐怕民營銀行所存在的象徵意義會比實質意義大得多。

# 科技部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4/10/29

科技部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中國大陸地方型發展模式的制度性危機~以溫州金融風暴為例
	計畫主持人: 張弘遠
	計畫編號: 101-2410-H-263-003-MY2      學門領域: 比較政治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01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張弘遠		計畫編號：101-2410-H-263-003-MY2				計畫名稱：中國大陸地方型發展模式的制度性危機～以溫州金融風暴為例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1	0	100%	篇	本研究預期能產出研討會論文一篇、期刊論文一到兩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1	0	100%		
		專書	0	0	10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本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外國籍）	碩士生	3	0	100%	人次	
		博士生	1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p>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p>	<p>本報告將能夠提供台商前往溫州投資或浙江投資時做為參考，此外，溫州地區所欲推動金融制度創新與中小企業微型貸款等作為，也可以透過本報告的分析而讓國人獲得第一手的觀察結果。</p>
--	--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研究之學術成果在於：

一、對於溫州金融風暴後所可能帶來的經濟衝擊做出分析。

二、對於溫州金融危機導致之原因可以更深入的瞭解。

三、對於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建構的類似地方性制度未來發展有著更深入的理解。

四、對於中國大陸因為溫州經濟危機而推動的地方金融改革成效進行評估。溫州模式的能否良好發展關係到中國大陸出口產業部門的前景，溫州地區的中小企業能否轉型，此則關係到大陸中小企業輔導工作的推動，而類似溫州模式的其他模式是否會有類似危機，則可由本報告的分析概念來加以檢視。